



R E F E R E N C E B O O K F O R C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R E A D I N G

全民阅读参考读本

徐雁 陈亮 主编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COMPREHENSIVE READING

全民阅读参考读本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PRESS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民阅读参考读本 / 徐雁 陈亮主编.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507-0278-3

I. ①全… II. ①徐… III. ①读书方法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4306号

全民阅读参考读本

QUANMIN YUEDU CANKAO DUBEN

出品人 尹昌龙
责任编辑 李向群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责任校对 张 玫
封面设计 书衣坊
封底篆刻 杨靖华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1001(批发) 83460397(邮购)
文字排版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1月第1次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29.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阅读

邬书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阅读是个人学习知识、发展智力的最根本的途径，阅读是城市提升品位、走向文明的最坚实的基础，阅读是国家构建和谐、凝聚信念的最有效的方式。阅读不仅关乎个人的成长，还关乎家庭的幸福；阅读不仅关乎城市的发展，还关乎国家的繁荣。

—

阅读，是人生最基本的文化权利。它让我们去打开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隐秘世界，让我们知识丰富，视野开阔，思想深刻；让我们超越时空的限制和束缚，不断丰富生命的体验。在当代，一个不读书的人是很难成为时代骄子和国家栋梁的，一个不读书的家庭则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而一个不读书的民族和国家是没有活力和竞争力的。

阅读，是时代的使命，是社会的大事。它是提高国民素质，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工具。它可以塑造一个城市的形象，涵养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铸就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根基和文化潜力。它将引导民众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加自信。

阅读，是民众最为普遍、最为持久的文化需求。目前我国的人均购书量和国民阅读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人民群众的阅读习惯还有待于进一步培育，人民群众的阅读风气还有待于进一步引导。我们要进一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顺应人民群众的阅读需要，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改善全社会的阅读条件，整合与促进全民阅读的社会动员机制，切实把全民阅读活动抓出成效，

大力培育全社会的阅读风尚。

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问题。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全民阅读活动因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要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精神，明确全民阅读活动所面临的新任务、新要求，充分认识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责任感、使命感。

1997年，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文化部、国家教委等九部委共同发出了《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提出了实施“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2006年4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倡导开展“爱读书、读好书”的全民阅读活动。

2009年间，温家宝总理在参加“世界读书日”活动中指出：“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这是对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的鞭策与鼓舞。我也注意到：近几年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图书阅读率逐渐止跌回暖，有关部门大力推进全民阅读工程的合力效果开始显现出来。

三十年来，在有关部委的大力推动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下，我国的全民读书活动经历了从提倡职工读书，到建设阅读社会、开展全民阅读的三个重要阶段，规模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充实，方式不断创新，层次不断提高，影响日益扩大。读书节、读书月、读书周、阅读日等，各种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受群众喜爱的阅读推广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人们热爱读书、崇尚读书，以读书为乐、以读书为荣的良好社会风尚正在形成，全民阅读活动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成效。

十一年前，深圳市委、市政府首创“深圳读书月”，大力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在全国开风气之先。十一年来，深圳读书月内容丰富，推进扎实，积极推广阅读理念，营造书香社会，有力地提高了市民综合素质和城市文化品格。“深圳



读书月”活动规模由小到大，探索出“政府主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媒体支持、企业承办”的路子，创造了读书文化节庆的深圳模式，已经成为深圳最靓丽的文化名片，为各地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三

在第十二届“深圳读书月”到来之际，由海天出版社组织编写的《全民阅读参考读本》面世了。《全民阅读参考读本》一书首发式被作为本届“深圳读书月”的重点活动之一，这充分说明“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对于全民阅读的重视，从阅读推广的实际工作上升到理论层面的思考与总结，为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我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我国的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会产生更大的助推作用。

1. 关注少年儿童阅读

一个人如果能够从小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他一生都会受用无穷；反之，则阅读的大门可能会对他终身关闭。阅读习惯的养成从小处说可以修身益智，从大处说则是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大事。重视少年儿童阅读，培养孩子们良好的阅读习惯，对于化育我国新一代公民具有文化奠基意义。《全民阅读参考读本》为此专列“少儿阅读篇”，充分说明了出版者对少年儿童阅读工作的重视和期待。

2. 关注传统经典

在历史上，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是改变社会面貌、影响历史进程的思想载体。好的推荐书目能为读者指点迷津，提供门径，引导读者事半功倍地跋涉书山，优游书海。做好名著的书目推荐，是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的重点，对指引民众阅读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全民阅读参考读本》“推荐书目篇”所介绍的种种书目，囊括了海内外优秀的经典著作，很有人文特色，值得读者仔细咀嚼，深入阅读。

3. 关注新型阅读方式

我们生活在数字时代，知识的传播有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迅捷。传统的纸本阅读与新兴的网络阅读、手机阅读等，共同成为当代人获得信息、探求知识、提升文化水平的学习方式。利用手机、电子阅读器、电脑网络的数字化阅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少年阅读的自觉行为。数字化阅读是阅读发展的现代化方向。《全民阅读参考读本》的“数字阅读篇”有助于把握数字阅读的新趋势、新手

段、新方式，有助于研究与创建新型阅读方式，有助于开展网上全民阅读活动。

在这本书中，读者还能够了解古今中外名人的阅读生活与阅读经验，浏览一些城市书店的特色，借鉴十余种阅读方法，知晓与阅读有关的媒体，品味书林典故与阅读活动等。我认为：从不同的角度对阅读进行总结与研究、消化与提炼，并以大众化语言表现这些内容，是《全民阅读参考读本》的主要特色。

四

阅读是一门科学，非常值得深入地去研究，在阅读习惯、阅读计划、阅读方法等方面形成科学的结论，把阅读推广建立在可靠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供大众读者参考。十多年来，我也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千方百计地提倡阅读、保护阅读、促进阅读、推动阅读，为倡导阅读风气、推动全民阅读鼓与呼。我希望通过《全民阅读参考读本》的编辑出版，出版界能够进一步组织更多更好的阅读类读物问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深入研究阅读学，尤其是“汉文阅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术规律，为全民阅读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对象是全民，基础在全民，只有全民都养成了阅读的习惯，我们才有很好的基础。我们要进一步总结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的好做法、好经验，进一步提高对全民阅读活动规律性的认识，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健全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长效机制，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开展。

我希望社会各界、所有的人都来关心阅读，增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自觉性、主动性，切实形成推进全民阅读的社会合力，创造热爱阅读的社会氛围，将全民阅读推广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建立更为宽广扎实的知识基础，让具有悠久阅读传统的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

2011年10月

信息时代的“诗书继世”

王余光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书籍载体形式的每一次变化，都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从甲骨到简策，从简策到纸本，从手抄到雕版，从雕版到机器印刷，从纸本到电子本。文本的变迁带来阅读的转型，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是否崇尚读书？我们是否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还有，社会和家庭是否提供了必备的读书条件？

2006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在东莞图书馆召开成立大会，我在会上作了一个《让阅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报告。陈述读书对民族素质的提高、完善独立人格的重要意义。近年来，朱永新、曾祥芹、徐雁等专家学者都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或声援尽早设立“国家阅读节”或“中国读书日”。我也在2009年写过一篇文章《设立国家读书节：建书香社会 育智慧国民》，赞成有关的提议与观点。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要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阅读节”或“读书日”？

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是世界上图书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且极具民族特色。中国图书从载体、用墨、印装到文字，均系自身发明，形成了非常有民族特色的图书文化，并对世界的图书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设立自己的读书日，可更好地展示民族特色。

第二，重视经典的阅读。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古训、尊先法的民族，对前人圣贤的大道理看得特别重。在这样一个民族社会的背景下，结晶着前辈思想的图书，就不仅具有一种狭义的学术意义，同时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因而，经典的出版、阅读与传播特别受到重视，经书与正

史为历代所刊刻。设立自己的读书日，可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

第三，对文本的尊重。书是读书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法想象，对于读书人来说，没有书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的生活！虽然，我们曾有过这样的年代。在读书人尊重文本的基础上所构建的私人阅读空间，如书房的内外环境、买书、藏书、借书、抄书、读书，某些读书人的如痴如醉，正是中国阅读史中最具特色和感人的篇章。设立自己的读书日，可更好地彰显民族个性。

第四，中国阅读传统强调读书为学的首要意义是修身弘道，以追求崇高的道德境界；强调读书须求广博，为学须求通达；强调读书为学须“思”“习”“行”相结合，正如《中庸》中所概括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勤学苦读。在中国阅读史上，勤学苦读的感人事例层出不穷，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韦编三绝”等等，这些故事曾激励过数千年来的读书人发愤读书，积极进取，其影响至今犹存。但同时，“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等，也是中国阅读传统和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立自己的“读书日”，可以更好地继承优良的阅读传统，形成健康的读书氛围。

公历9月28日，我们习惯上把这一天定为“孔子诞辰日”（日期的确立学界尚有争议），有人建议把这一天定为“国家阅读节”或“中国读书日”。目前，国内一些图书馆，如苏州、福州、东莞，每年以9月28日为标志，开展读书活动。虽然目前在法律层面上，这一天并不是什么节日，但在实践上，苏州、东莞图书馆把这一天看成自己的读书日。

节日，从自然的属性来看，这一天与另一天相比较，并非更有意义。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关乎人的生活、生命、宗教与信仰。提议设立“国家阅读节”或“中国读书日”，正是为了确立人们对书籍的尊重、对知识的热爱、对读书的崇尚，并激励各地图书馆和书店等，适时营造一种鼓励阅读、提倡阅读的文化氛围。

由于我国不少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设施还不能深入社区和乡村，因而倡导家庭藏书与读书就显得更为必要。

如果说中国家庭阅读有一种传统的话，那就是“耕读传家”与“诗书继世”。“耕”是这个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社会的物质需要。而“读”则是伦理道德确立和传递的最有效的方式。自汉以下的古代中国，“耕读传家”的理念，即是家庭价值观的核心。今天，我们在一些老宅子里，还能常常看到“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对联，以窥见当年这些书香门第与读书世家的辉煌。

“耕读传家”的传统随着传统家庭的解体，逐步在现代社会消失。随着现代各种媒体，如电视、网络、手机等的不断普及，其进一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分割人们有限的闲暇时间，全国国民的读书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我国家庭藏书与读书人的比例在21世纪将继续呈下滑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推广读书、鼓励读书，希望重建家庭藏书，让书籍走入每个家庭，为儿童营造一个读书的环境，让“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新时代能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并得以延续，是重要而有意义的。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在具备了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中，我们完全有能力有必要重建最基本的家庭藏书系统。据调查，家庭阅读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因此，营造一种爱读书、经常与幼儿交谈的家庭学习气氛，便成为家庭文化环境建设中极为有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主张应将购书经费列入家庭开支，建立家庭必备的基本藏书。家庭藏书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能让家庭成员有一些必备的读物，有些人家里根本无书可看。在目前公共图书馆的阅览服务还不是十分普及的前提下，我们提倡家庭阅读，就不仅是继承传统，还具有实际的意义。因为要让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有书看，家庭藏书在目前能够作为图书馆的一个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家庭藏书可以给家庭成员营造一个阅读的环境和氛围。在此基础上，方可开展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培养有修养的母亲、提倡“亲子阅读”等活动。如果让一个孩子从小就养成读书习惯的话，他一生都会受用无穷。而这正是整个民族的希望，也是当前阅读推广工作的一项基础工程。

日前看到徐雁、陈亮学弟合作主编的《全民阅读参考读本》，觉得其选题非常及时且内容也比较恰切。我个人认为，这不仅是每一个书香之家都宜添置的导读之书，而且应当成为当前全民阅读推广工作者案头的一本业务参考之书。赞赏之余，爰缀片言为叙。

2011年10月

“书爱众香薰”：全民阅读推广的时代使命

徐 雁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

“花香何及书香远，美味怎比诗味长？”每年的9月28日，相传是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前551—前479）的诞辰纪念日。人们之所以要如此深切地表达对孔夫子的追怀之情，是因为他曾经理性地为我们指明了人生进取的一个大方向——学习。

关于学习，他有“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的教训之谈，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的引导之语，更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警醒之辞。那么，什么是“学”，什么是“习”，而“说（悦）”和“思”又是孔夫子所期待的怎样一种境界呢？

诚然“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王充《论衡》）。在古代中国，所谓“学”，本意是指人类技艺传授之所，而“习”则是指年轻的学子们把学到的知识，在生活实际和生产实践中反复进行应用性练习的一种过程。因此，孔门弟子曾参才把“为人谋而不忠”“与友交而不信”和“佳师学而不习”作为每天自我反省检讨的内容。可见在“学习”一词中，包含着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相结合的学理，更包含着知与行合一的深刻哲理。因此，“敏事慎言”“学而时习”“学而成思”之法，是人生进取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诚然，通过传习、复习、实习，把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技能和知识，转化成自己的本领和才干，更可以在转化过程中习惯而成自然，进而达到得心应手、胜任愉快的境界。因而学富五车、出口成章之士，学以致用、历练有余之人，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许和称道。而“习非成是”“习焉不察”“习与性成”等等中国古代成语，与其说是圣哲的智慧结晶，毋宁说是凡人的教训总结。而它们所想要告诫

于世人和来者的，无非是学习过程中应予警惕的规律性问题。

一、精彩纷呈的海内外全民阅读推广组织与活动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明智之士，以读书为本”（培根《论学习》）。可见学习之道，阅读之理，古今中外同一。1955年1月1日，成立于美国特拉华州纽瓦克（Newark）的国际阅读协会（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简称IRA），就是为了提高人们的阅读水平，倡导终身阅读的良好习惯，并鼓励人们开展阅读问题研究的一个国际性组织。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大会，更曾把1972年确定为“国际图书年”（International Book Year），旨在宣传图书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促成人们读书习惯的养成，以协力建设人人爱书、个个愿读的“阅读社会”（Reading Society），他们为此提炼出来的一个行动口号是：“书为人人”（Books for All）。

1967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nternational Board On Books For Young People，简称IBBY）把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的诞辰日——4月2日，确定为“国际儿童图书日”，以唤起人们对于读书的热爱和对儿童读物的关注。诸如“一本书正等着你，找到它！”等活动主题，都曾化为有关各国大力倡导童书阅读推广的行动。

早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每年的4月23日都要欢度一个传统节日“圣乔治节”。因为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有一位名叫乔治的勇士，曾在深山老林里见义勇为，奋身屠龙，成功地救护了受困的公主，后来他获得了公主回馈的一本书。此后，书籍就作为知识与力量的象征，相沿成习为当地居民在这一天彼此赠送书籍和回赠玫瑰花的美俗。

因缘巧合的是，这一天还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文学家塞万提斯（1547—1616），英国杰出剧作家、人文主义诗人莎士比亚（1564—1616），秘鲁诗人加尔西拉索（1503—1536），以及莫里斯·德鲁昂（法国作家）、拉克斯内斯（冰岛作家）、曼努埃尔·梅希亚·巴列霍（哥伦比亚小说家）等人的逝世或诞辰纪念日。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11月15日于巴黎召开的大会上，确定每年的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在我国习称为“世界读书日”），以此致敬于给社会带来知识和力量的书籍及其作者，并鼓励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要善于在生活中积极发现“读书之乐”。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创意性地启动了“世界书都”（World Book

Capital) 遴选项目。依据该计划, 每年世界上将有一座获选城市以“世界书都”的名义, 组织各种主题活动以传颂和弘扬人类的图书事业。该活动以一年为期, 在当年4月23日拉开序幕, 于翌年的4月23日结束。如今, 已先后评比颁授了西班牙马德里(2001年)、埃及亚历山大(2002年)、印度新德里(2003年)等十个传统深厚、书香浓郁的城市为“世界书都”。无独有偶, 在中国阅读学研究会(China Reading Association, 简称CRA)的具体组织下, 自2010年开始, 江苏常熟古里、江阴, 浙江慈溪、海宁等作为读书人和藏书家辈出之地, 先后被颁授“华夏书香之乡”的荣誉匾额。

春有百花秋有月, 春秋最是读书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了“走向阅读社会”的号召之后, 关注阅读活动, 扶植阅读文化, 日渐成为世界各国的理性行动。其共同的一个特点是, 图书馆绝非坐等读者前来借书、还书和阅书之地, 而是千方百计地创意和策划丰富多彩的书文化活动, 以促进人们的文献情意和文化素质的提升。

在“世界上出书量最大的国家”——美国, 多年来, 先后启动过“美国阅读挑战”“阅读优先”和“暑期阅读之乐”等社会行动。1958年3月, 美国华盛顿举办了全国性的“图书馆周”活动, “读50本书”“尽你所能阅读的……”“读书使你进步”等, 都曾成为其鼓励全民阅读的主题口号。自1979年开始, 更以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作为“纽约读书节”的起始日。1987年则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中心确立为“读者年”。而自1996年4月开始的全美“诗歌月”的文化创意, 则源自194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诗人T·S·艾略特(1888—1965)所称“四月是最令人痛苦的一个月”。美国诗歌学会认为, 以这一时段展开全国性的“诗歌月”活动, 足以吸引诗人和广大学生的参与, 多少冲淡一些当月的“忧郁气质”, 让4月的生活也能充满诗意和哲理的光华。

法国以每年3月为全国性的“图书与阅读月”, 并在1989年首次举办了“法国图书节”活动。此后, 每年10月14日至16日, 作为国家所倡导的“阅读狂欢节”, 鼓励读者通过阅读与别人的思想相遇, 分享书籍之美和阅读之快, 以及文字书写与文学创作之乐, 并吸引平时因种种原因疏远了书本的人, 向书林学海回归, 重建对书和阅读的兴趣。其中最受民众和孩子们欢迎的是, 在首都巴黎和外省大都市中举行的以文学与美食为主题的“书宴”, 其中一个有趣的节目是, 在各地的室内菜场或露天集市上, 安排职业演员吟诵阿皮修斯、拉伯雷、柯莱特或卡恩·布列欣等名家作品中描写美食佳肴的片段。1994年至1997年任法国国家图

书馆馆长的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让·法维埃，曾针对“电子出版物等高科技产品将取代图书，因此不再需要图书馆了”的议论，发表见解道：“（我）自己家里有许多好唱片，可是依然常去参加音乐会……不能认为将来人们在家里可以用电脑办理一切，就再也不用出门了。”他认为，即使在更加现代化的未来，公共图书馆依然会让公众们流连忘返。

俄罗斯民族素有家庭藏书的古老传统，而读书则长期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据说，其家庭书房的藏书总量曾经超过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的十倍以上，户均藏书近300册。但随着时代的变换，俄罗斯人的家庭藏书意识和读书习惯却在不断消失，为遏止这种“人文灾难”的蔓延，俄罗斯政府制订了《民族阅读大纲》，并在2006年出台了一个“培养读者兴趣，鼓励年轻人读书”的国家项目，将2007年确定为“读书年”，通过媒体公益广告加以宣传推广。但他们在实践中也深刻认识到，要重建爱书、藏书和读书的传统，任重而道远。

在大声喊出“读好书就是同高尚的人谈话”的文豪——歌德（1749—1832）的家乡德国，从来就有刻意培养儿童阅读习惯的优秀家教传统。1984年的一天，著名作家萧乾（1910—1999）参观一家市立图书馆时，他惊讶地发现，在一间馆室里，竟然全是三五岁的娃娃们在乱翻着各式各样的图画书。原来年轻的母亲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馆里来，就是为了“早早地就培养起孩子们对书的爱好”^[1]。自2006年起，在德国的一些地区，孩子一出生，就会得到当地公共图书馆赠送的“阅读礼包”，内装以塑料、木质乃至布料为质地的“玩具书”，以开发和陶冶其“书籍情意”，从而引领其走进真实的书籍世界。

英国鉴于儿童阅读能力日渐退化之忧，提出了“举国皆为读书人”的目标，并确立1998年9月到次年8月为“英国阅读年”，并在“阅读年”主题活动结束后，将“读我”（read me）的口号可持续地衍变成了“续读”的倡导。而英国的小学生们在“世界读书日”活动期间所收获的“阅读礼包”，常常令他们惊喜异常，因为其中往往会有一本书、一张精美的写有“世界读书日快乐”字样的贺卡，以及各种色彩斑斓的贴画和最新的荐读书目等。

在东邻日本，也早有“图书节”“读书周”“图书馆周”以及“儿童读书周”等种种活动，更曾以2000年为“儿童阅读年”。2001年，又在《儿童阅读推进法》中指定每年的4月23日为“儿童阅读日”。

在我国，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步伐，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先后创刊了《读书》《书林》《博览群书》《中国图书评论》《书城》《书屋》《书与

人》等杂志，以及《文汇报书周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报》和《图书馆报》等报纸，引领了一代人的读书生活。1982年发起于上海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更曾如火如荼地持续多年。1991年5月，在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1918—1997），以及知名学者董味甘、曾祥芹等人的倡导和筹组下，成立了中国写作学会阅读学专业委员会，并以“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的名义，被国际阅读协会（IRA）于2005年批准吸纳为团体会员，共同参与人类阅读基础理论研究和社会阅读推广活动。

1997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广播影视部、新闻出版署、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九个部委共同发出了《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提出了以“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为主题的“知识工程”，成为以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为手段，以倡导读书、传播知识、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为目的的一项社会文化系统工程。三年后，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把每年的12月确定为“全民读书月”。2004年，又将“全民读书月”活动交由中国图书馆学会负责承办。从此，全国各地由当地公共图书馆组织举办的阅读推广活动，呈现出日益丰富多彩的局面。

二、优良的“阅读技能”是人类一切创新思维的源泉

虽然跨越了时间的长河，历史的天空发生了太多的人文内涵和技术形态的变换，教育的手段、知识传播的方式也早已革了故翻了新，但事实上，人类必须求知、仍应受教的教育文化的实质丝毫没有改变。虽然图书馆的收藏内容已经多元化了，可它作为人类知识宝库和科学文化传播机关的社会职能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改变。

但在以信息网络化为基础的大众传播时代，信息的海量涌动、知识的天量增长，以及信息与知识的网络化传递速率，确实也让今天的我们倍感困惑和焦虑：这些信息流、知识潮，对于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意味着什么？它们将引导我们干什么，到哪里去？尤其是，我们在现时代应如何客观理性地面对它们，把信息转化为知识，再把知识升华为引领人们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智慧？

要切实求解这一系列在现实中令人困惑的问题，缓解对于未来世界的焦虑，关键还在于继续深入学习，积极探索未知，而学习和探索的坚实基础，则是努力改善人们的阅读，进一步提高思考力和创新力。

孔子在《论语》中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他自我评价说非“生而知之者”，而是爱好古典，“敏以求之者”。而据美国认知神经专家的研究，一个人生来是不会识文断字的，“阅读技能”乃是经由后天人类社会的训练，才能获得的一种文化行为能力，它并不能够像“语言技能”那样，通过基因来代代相传。而“阅读技能”，正是人类一切创新思维的源泉。或如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的创始人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所说：“只有思考，才能把所学的书本知识变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儿童发展学教授玛丽安·伍尔芙（Maryanne Wolf），兼任着该校阅读与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她在专著《普鲁斯特与鱿鱼：阅读大脑的故事与科学》中，主要描述了自从各种文字系统发明以来，人类大脑进化和发展的历程，并探讨和描述了“阅读大脑”的进化轨迹。

她指出，“每个人都必须从无到有，经过学习才能阅读。人类之所以能够阅读，是由于人脑的可塑性。”从神经细胞变化的角度来看，一个阅读中文的人与一个阅读英文的人，其大脑细胞之间的联系是不尽相同的，因此，阅读中文的人就会培养出一个“中文阅读大脑”，而阅读英文的人则发育出一个“英文阅读大脑”。有意思的是，这种能力还具有愈用愈能、愈用愈善的成长性。因此，现代人“不仅是所读图书的产物”，而且“也是阅读方式的产物”，正是基于识文断字的持续阅读行为，才形成了今人的“阅读大脑”，并反过来“增进了个人的智力，增进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智能水平”。她认为：

阅读有两个阶段：“学而读”和“读而学”。在学而读，即学习阅读技能的阶段，大脑学习将各个与阅读有关的脑组织，例如感觉、认知、语言、运动等脑系统联系起来，使大脑获得一种解码的技能。这时一个人可以正确地阅读，但是速度不快。随着阅读继续深入，大脑的解码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几乎达到“自动”的速度。这个时候，大脑花在解码上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理解图书的内容和意义。当大脑的解码过程进入自动化，大脑便有额外的时间在阅读的同时，调动比喻、推理、类推等高级脑力活动，引入一个人所积累的感情和经验。这个时候，人脑就成为一个“阅读大脑”……

“阅读大脑”在读书时，能够超越书本的内容和作者的文字。当一个“阅读大脑”将图书里的视觉、听觉、语义、语法、思维的内容整合起来，读者就能够将所读内容与自己的思考 and 个人的经验联系起来（弹出音乐，

而不是仅弹音符)。“阅读大脑”使阅读顺畅自如,毫不费力。同时,它让读者有思考的时间,边读边想,形成自己新的思维。“阅读大脑”使读者“超越书本”,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探索者。在“阅读大脑”阶段,我们“读而学”,通过阅读来学习新知识。

因此,伍尔芙指出,形成“阅读大脑”的意义在于,“当一个人的大脑的各部分经过重新组合,学会了阅读,新的思想就会层出不穷。阅读和写作使个人智力日益复杂精密,从而不断积累全人类的智力”。而在初学阅读的阶段,一个人使用何种阅读媒介——印刷媒介、数字媒介或互联网,将决定这个人的大脑内部会形成何种新联系和新通道,对大脑最终的形态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今为她所忧虑不已的是,在数字化时代,人们的“阅读大脑”正在快速地改变成一种“数字大脑”。这种“数字大脑”习惯了操纵电脑鼠标即时获得貌似全面的屏幕信息,但这些信息并不需读者付出一丝一毫的努力和独立思考,也不用读者超越作者的文字。许多年轻读者并非文盲,但是他们也许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流利读者”。她诘责道:“如果我们放弃‘阅读大脑’,代之以新一代‘数字人’坐在电脑前一动不动而形成的‘数字大脑’,我们所失去的将是什么?”

正是鉴于阅读纸质图书的传统习惯可以形成一个“阅读大脑”,而这种脑力结构又可以促进人类智力的成长,因此,伍尔芙郑重地提出建议说:“儿童应该首先阅读纸质图书,发展和形成一个‘阅读大脑’,然后再接触互联网,使用数字媒体。神经科学证明,‘阅读大脑’在读书时,会动用所有四个脑叶和两个脑半球里众多区域,去理解复杂的内容,并超越书本上的文字,产生新的概念和思想。互联网上的信息虽然内容广泛,瞬间可得,但并不等同于实实在在的知识。”

曾被美国《新闻周刊》誉为“新媒体先驱”的电脑工程师雅各布·尼尔森(Jakob Nielsen),多年来一直在属于自己的尼尔森与诺曼公司(Nielsen Norman Group)从事着网站的创新性设计与网页的有效性研究。他自1990年以来所从事的一个研究项目,是探究“网络阅读的特征,以及如何使网页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其成果之一是揭示了当代“网络阅读”与传统“书本阅读”在眼球运动上的差别:

图书阅读是线性的,网络阅读是跳跃的;图书阅读是作者引导,网络阅读则由读者控制;图书阅读是叙述性的,网络阅读是读者寻找所需的答案;图书阅读是完整的句子,网络阅读则是零散的片断。